



李长之

李辰冬

• 点评 • 红楼梦

李长之 李辰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李长之,李辰冬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2

(红楼大家丛书/徐建华主编)

ISBN 7-80214-119-2

I. 李… II. ①李… ②李… III.《红楼梦》评论—文集

IV. 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960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 @ tjpress. com 65228880 @ tjpress. 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腾飞印刷厂

装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120×203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40 千字

印数:8000

版次:2006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14-119-2/I·93

定价:19.8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大家评“红楼” 小说成显学

——编者前言

1

《红楼梦》之伟大，在于她以一部小说而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即“红学”。“红学”本是清代文人学士的戏谑之称，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当归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红学的创建，有人甚至说“这一件大功，值得凌烟阁上标名”，足见新红学的成就及影响。

更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博学硕儒以大宗师身份对《红楼梦》予以点评，进而以专著行世，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观点以今日来看，未必句句信而有征，然其不囿成见、独辟蹊径的治学精神仍然值得借鉴、发扬。

本丛书所选作者皆是“红学”名家或在其他领域卓然成家者，以期读者能站在更高的角度认识《红楼梦》。所选文章不以学术观点、文化背景、政治倾向为取舍；在形式上也是长篇宏论与短篇杂感兼收；就时间来说，跨度较大，在做技术加工时，亦尽量保持其原貌；为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不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次。

限于闻见，在编选过程中难以尽善，望读者和方家指正。

“红楼大家丛书”第一辑出版三种，第二辑出版三种，第三辑出版三种，其他名家俟后续出版。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红楼梦批判》和李长之对于 《红楼梦》的研究

1

于天池 李书

一

当在电话中听到团结出版社编辑约请整理出版李长之先生的《红楼梦批判》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我们没有想到在李长之先生逝世二十七年，在他写就《红楼梦批判》的七十二年之后，仍然有人惦记他，注意到《红楼梦批判》这篇作品。由此，我们开始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俗话来。

《红楼梦批判》从尘封中出土，不仅由于它在红学研究史上是较早的应用西方文艺理论评价《红楼梦》的著作，人们愿意探寻它在红学史上的坐标，更重要的，是灼灼其华的犹存魅力对于红学研究仍有着相当的启示。

如果说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评论《红楼梦》，从哲学的角度探索《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话，那么，李长之先生的《红楼梦批判》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进一步运用西方的

美学观念和文艺理论，系统探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的专著。这么说，不是单纯的从时序上来看，因为在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之后，继踵而起的《红楼梦》研究著作还有《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红楼梦考证》等。但是这些论著，有的还带有“史前史那种气息”，如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有的重在作者和《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如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当然，这当中也有吴宓《红楼梦新谈》、佩之《红楼梦新评》等论文触及了《红楼梦》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均没有很好展开。系统而较周密深入探讨《红楼梦》文学艺术成就的专著，《红楼梦批判》之前还没有。只是由于《红楼梦批判》没有写完，也没有结集出版，特别是作者李长之先生建国后的坎坷经历，使得《红楼梦批判》在红学研究史上真是差点被遗忘了。

长之先生写《红楼梦批判》时正在清华大学读哲学系，较系统地受到德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洗礼，他服膺温克尔曼、歌德、玛·

尔霍兹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是在这些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对于当时的《红楼梦》研究的论著也进行了系统的爬梳，为此还写了《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王国维静安文集》等评论。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1928年（民国十七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景，给人做出了一个确然的轮廓”。“从咬文嚼字的考据，到事实上的考据，然而现在却应该做内容上的欣赏了。王国维的评论，固然很可珍贵，究竟因为是作于未确定为作者自传以前，而且不能算什么详尽。可是，即开了端绪，我们就更该认真做一下了。”^①

长之先生是受过系统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训练的，因此，《红楼梦批判》尽管还谈不上体

^① 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清华周刊》第39卷第一期（1933年3月15日）

大思精，尽管残缺不全，但是非常有体系，有严密的逻辑。他先是研究了曹雪芹的性格，爱好，详尽地探讨了曹雪芹的文艺理论思想，然后才进而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

和当时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研究曹雪芹的方法不同，长之先生并没有沿着胡适先生的家世交友考证方面的思路追寻下去，而是在胡适先生所考证出的资料基础上，单刀直入地探寻曹雪芹的人格与风格。研究作品，以研究作家的人格和精神气质为先导，是长之先生文学批评的一贯路数和特点，也是他深受德国美学理论影响的结果。对于曹雪芹，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有纯挚丰富的情感”，是“纯真豪放的人物”，“他的伟大就在他的感情”。他说：曹雪芹“却正是诗国里的英雄，因为他有天才，又有纯挚丰富的情感。这好像李后主，虽然‘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可是他诗国里的所有，什么‘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却永久夺不去的。曹雪芹同样的失去了一切，却同

样的有比一切都富贵，都伟大的成就，这就是由他美妙的感情所浸灌滋润的著作”。在这之后，他便详尽地分析了曹雪芹的文学态度：曹雪芹“对于中国过去文学的态度，他是喜欢纯文艺”。“对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的态度，他是痛骂”。“对于创作小说的态度，他是反对陈套，要求忠实。详细说来，他标出了六点：第一，他既然要求忠实，便提出两个意思来，一是什么是最忠实的，在他便认为自传最忠实。二是忠实应当怎样，在他便认为要合情理。……第二，他认为艺术作品，只可以本身为目的，不能另有目的，而把艺术当做手段。……第三，他认为应该用活语言，他主张用白话。……第四，他认为艺术作品，该是提高人的精神的，所以他反对‘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第五，他认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理想的。……第六，他反对老套的场面。……”“对于诗的态度，以创作论，他重内容，轻形式，以鉴赏论，他提出艺术的真。”最后他总结说：“我们从他的文学见解，我们才越发了解他的

创作：因为见他是重视纯文艺的，我们才见出他创作的不苟且；因为见他是要求艺术的忠实的，我们才可以明白它描写得如何亲切，也就是如何有着自然主义作风的技巧；因为见他是主张用活的语言的，我们才知道他是如何充分用了我们国语的表现能力，而这部书也就如何有着国民文学的资格；因为见他是主张书中的人物必须有理想的色彩，我们也就晓得他书中的人物不是行尸走肉，乃是有灵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们加以探索；因为见他是反对不必要的场面的，我们才除掉对于书中的误解，那统系全书的警幻仙子，也必须从书的内容上找出其所以设下了的意义，而不是无谓的找一种形式自缚；我们见他对与诗的认识那样正确，我们才承认《红楼梦》这部大著作乃是中国唯一的出于有文学素养的作家之手的小说。”这是七十二年之前，长之先生对于曹雪芹精神人格，尤其是其文学观念的分析。如果说长之先生对于曹雪芹人格精神的分析在当时胡适先生的考证风气十分热烈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的话，

那么回观现在曹雪芹的人格精神和文学观念研究上的进展，长之先生的观点也仍然有着启示意义。

在接下来的《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中，长之先生也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他说：“《红楼梦》作者在一开头，便说‘闺阁中历历有人’，便说‘其中只不过几个一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便说‘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已经说出那种清晰的深刻的具体的印象了。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马上注意到，作者虽然情绪很丰富，却不是模糊一片的，这关系着作者的个性，就仿佛有些尖刻的锐利的轮廓画在他心灵的幕上。正因为如此，它能写出小说，它能把自己感染的情绪，具体的给读者一种清清楚楚的刺激。”“为了真切，便需要采取现实生活中的活材料，而在这些材料之中，最能够表现那生动的神情的，是活的语言。曹雪芹在这方面，非常成功。这大概因为他在有这种天才之外，又加上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旗人，在说话场面上，当然是讲究习惯了的；而且，他之运用活的语

言，乃是意识着的，乃是有着要达到真切的目的的，这自然和一般偶然用白话写小说的人不同了。”

长之先生不同意胡适笼统地称《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的话，认为自然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特色：“(1)是提出社会问题的；(2)是科学的；(3)是暴露现社会的丑恶的。”“作了自然主义的骨子的，是科学精神”。他说：“在《红楼梦》里，有的地方就已经作到。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这一回叙述宝玉何以做梦，是很有科学的根据：

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哪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有一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理？”秦氏笑道：“唉约，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么？”……

这是梦的第一个诱因。大概在小孩‘性的知识’刚发达的时候，在摸索，在揣想，他使用着

天赋的对于性的行为的悟解力和感受性，大人的话，自以为隐约，其实都恰恰激动那一触即发的嫩敏的心弦。许多性的知识，儿童多半在成人的说笑中悟解来的。特别的得自于仆人。这很是教育的问题，《红楼梦》作者提出来了。只可惜，在从前的人，并不以为是个问题。因而我们就忽略了中国作家就不是不提问题的了。只就这点说，也够自然主义派的气息了。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宝玉便觉得眼饧髀软，连说好香。

感官的刺激，这是第二个诱因。

入房，向壁上看时，由唐伯虎画的《春睡海棠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对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加上文字的刺激，成为第三个诱因。

秦氏笑道：‘我这屋里，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的’。

这第四个诱因，使宝玉在梦中见仙见神。

秦氏便吩咐小丫环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

再刺激一下，宝玉如何能在这时逃开性行为的意念呢？至于在梦里，便梦见可卿，这些都是如何近于科学地记录啊。在作者那种观察的深刻透到，便自然而然的，与西洋大自然主义派的文艺暗合。曹雪芹并不是受过科学的洗礼的，可是确实有科学的精神。这如同辛弃疾《送月》的词：‘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识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这与科学家所说月亮绕地球的道理，不期而合。不期而合，自然是很凑巧的，然而也就因为是凑巧的，所以有时不能彻底。我们可以想象，假若中国科学精神早发达，曹雪芹的天才还不知如何发展呢？假若曹雪芹生在法国，一定比左拉、莫泊桑还出色呢”。

长之先生认为小说的心理分析非常重要，“伟大的作品，其所以能够动人的，必须是令人感到真切。这就必须使读者的灵魂，与书中人物的灵魂，有着赤裸裸的感印：在冲破了一切障碍之后，彼此立于同一世界而仿佛知友们畅所欲言的谈心。心理分析的重要在此”。他说《红楼梦》深刻的心理分析包括三个方面：“用分析的方法，好像论文似的，自然是记录心理的一种方法。借书中人物的自道，能够直接的透出那人物的心理也是一种方法。头一种方法，可以很周到、相近，后一种方法，便可以有力，深刻。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写复杂的心理的表现，那边可以很具体，更其有真实感。”

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长之先生认为“书中的人物，固然个个都有个性，但又特别明显的几人。假设他书中的人物，有的是真的，有的是造的，那么，至少这几人，便千真万确是真的。假设他书中的人物，全是实际上有过的，那么，这几人，便必定是他最熟悉，和他接触最多的。撇开一切不谈，但以描写个性的技巧上说，这几人也是最为成功的。这几人是谁呢？”

① 一是宝玉，二是黛玉，三是凤姐，四是袭人，五是宝钗”。他说“宝玉的情感，像是一直流去的溪水，黛玉的性格，却像是曲曲折折的水道：水道非接受了这溪水，显不出那石子的珠圆玉润，溪水也非从了这水道，作不出那潺潺清脆的流声”。“熙凤那种八面俱到的才能，也真真与作者的技巧相称。熙凤在事业上是顶成功的人物，她有周到的眼力和心劲。在事业上成功的人物，所必不可缺的两件法宝是：细心、狠心，王熙凤都够”……

他不同意俞平伯先生贬低后四十回的说法：“通常总以为后四十回不及前八十回，这完全是为一种心理所束缚，以为原来的好，真的好，续的便不好。这很像是受了中国古代书生对于经学的见解的影响，大家有今古文之争，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是真的。对于《红楼梦》也是如此，在未确定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书的时候，大家都很公平的去欣赏，而且说非常精彩，一经证明是续书，大家都改变态度，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以为高鹗在文学上的修养，或者比曹雪芹还大，而且他了解曹雪芹的心情，也真亏